

岳陽樓記

范仲淹

慶曆四年春，滕子京謫守巴陵郡。越明年，政通人和，百廢具興。乃重修岳陽樓，增其舊制，刻唐賢、今人詩賦於其上；屬予作文以記之。

予觀夫巴陵勝狀，在洞庭一湖。銜遠山，吞長江，浩浩湯湯，橫無際涯；朝暉夕陰，氣象萬千。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，前人之述備矣。然則北通巫峽，南極瀟湘，遷客騷人，多會於此，覽物之情，得無異乎？

若夫霪雨霏霏，連月不開；陰風怒號，濁浪排空；日星隱耀，山岳潛形；商旅不行，檣傾楫摧；薄暮冥冥，虎嘯猿啼。登斯樓也，則有去國懷鄉，憂讒畏譏，滿目蕭然，感極而悲者矣。

至若春和景明，波瀾不驚，上下天光，一碧萬頃；沙鷗翔集，錦鱗游泳，岸芷汀蘭，郁郁青青。而或長煙一空，皓月千里，浮光躍金，靜影沉璧；漁歌互答，此樂何極！登斯樓也，則有心曠神怡，寵辱皆忘，把酒臨風，其喜洋洋者矣。

嗟夫！予嘗求古仁人之心，或異二者之為。何哉？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居廟堂之高，則憂其民；處江湖之遠，則憂其君。是進亦憂，退亦憂。然則何時而樂耶？其必曰：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歟！噫！微斯人，吾誰與歸！

【譯文】

慶曆四年的春天，滕子京被降職到岳州做知州。到了第二年，當地政事通達順利，百姓安居樂業，許多荒廢的事業也都興辦起來了。於是他重修了岳陽樓，擴大了它原有的規模，並將唐朝名人和當代文人的詩賦刻在上面，還囑託我寫一篇文章來記述這件事。

我看那巴陵郡美麗壯觀的景色，都集中在洞庭湖一帶。洞庭湖看上去彷彿銜接着遠處的山巒，吸納着長江的流水一般，水勢洶湧，無邊無際；早晨陽光明媚，傍晚則一片陰暗，早晚的景象千變萬化。這就是岳陽樓的壯觀景象，前人對這裏的描述已經很完備了。然而，這裏向北通向巫峽，向南通向瀟水、湘江，被貶的官吏和文人墨客，大多會聚集在這裏；他們觀賞景致時所產生的情感，難道沒有

不同的嗎？

在那細雨連綿不斷，接連幾個月都不會放晴的日子裏，陰冷的大風怒號着，渾濁的浪花沖向天空；太陽和星辰藏起了光芒，高山峻嶺隱沒了形跡；商人和旅客無法通行，船隻都損毀了；傍晚時分天色昏暗，只聽到老虎的吼叫和猿猴的悲鳴；這個時候登上岳陽樓，就會產生離開京城、懷念故鄉的愁緒，同時也擔心自己受到別人的誹謗或譏笑，滿眼看到的都是蕭條冷落的景象，不禁會感慨萬千以致十分悲傷。

至於到了春風和煦、陽光明媚的時候，湖面上風平浪靜，天色和湖光相互輝映，湖面上一片碧綠，無邊無際；沙鷗一會兒飛翔，一會兒聚集停歇，美麗的魚兒在湖中自在地暢游；岸上的各種花草，香氣濃郁，花葉繁茂。有時滿天的煙霧完全消散了，明亮的月光一瀉千里，浮動的月光好似閃爍的金屬，靜靜的月影好像沉於水底的美玉，漁夫唱着漁歌相互應答，這當中的樂趣真是無窮無盡啊！這個時候登上岳陽樓，就會覺得心曠神怡，忘卻榮辱和得失，迎風舉起酒杯相互敬酒，感受喜氣洋洋的氣氛。

唉！我曾經探求過古代品德高尚的人的心境，或許不同於上述的兩種想法。那是什麼呢？他們不會因為外物的影響及自身的遭遇而感到快樂或悲哀。他們在朝廷擔任要職時，就會為百姓而擔憂；退隱山野時，就會為國君而擔憂。他們為官時憂慮，退隱時也憂慮。那什麼時候才會快樂呢？他們肯定會說「在天下人尚未憂慮之前便開始憂慮，在天下人感到快樂之後才快樂」吧！唉！如果沒有這樣的人，那我還能和誰在一起呢！